

海外流散文学

伍

小说卷

十三岁的足球

万之著

海外流散文学

万之著

十三岁的足球

1247.7
2777

文艺出版社



UNIVERSITY OF TORONTO
JUNIOR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CANADA

十三岁的
足球
万之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十三岁的足球 / 万之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海外流散文学)

ISBN 7-5306-3806-8

I. 十… II. 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609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字数 13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1.00 元

星序边缘

赵毅衡

中国文化,现在演变为文化中国。两个词倒换位置,就有一大堆新讲究:中国文化的地理疆域扩大到全世界。在美片欧书日潮韩流大举拥入中国时,我们看到各大洲都有中国人在用中文写文学,或用异国文字写中国。所谓“流散文学”,至少可以给多元文化做个开篇。

华文文学,是“文化中国”的文学。华文文学,与整个“文化中国”一样,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区域,陆台港澳,是文化中国的核心社区,在那里,华文是正式语言,唯一的文化语言,华文文学创作以全社会为读者对象。第二区域,新马,一定程度上包括印尼泰国菲律宾,是文化中国的边缘社区。在这一带的“民族国家”成形过

程中,华人经过若干世纪的族群迁移形成特殊社区。华文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行的常用语,有自己的出版社和读者群,虽然还要依靠核心文化社区。

第三个区域,真正的海外社区,是分散留居国外,侨居在全世界各地,尚在使用华文的华人。华文是某些人的文化选择,没有社会支持。文学的出版,读者与批评界的接受,基本上依靠核心社区。我们这套丛书,就是在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之间做沟通。

因为与读者及批评家远隔,国内稿费与国外的消费不成比例,海外文学几乎是“抽屉文学”,写作时,没有想到发表。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纯之又纯的境界。这种境界是否产生更好的作品,要大家评断。但是在中国文学界普遍的名利喧嚣中,出现了一个异数。这些人,是瘾发难忍,才动笔写作。海外能以写作谋生的“专业作家”,据我知道,只有数得过来的几个人,还有不多的华文报纸编辑,算是“半专业”。

如此创作环境,应当是数量少,作品精。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海外文学,数量非常大。海外“积极写作者”,数量巨大,远远大过港澳新马,仅次于大陆和台湾。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作家数量并不少,四十以下占大多数。很多人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没有未来,随着某一代老去,必然走向没落,这个看法没有根据。相反,我们可以看到,青年一代海外作家,比国内喧嚣一时的“新新人类”,成绩出色得多。

海外作家取得成绩的体裁依次是:杂文,散文,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诗歌,戏剧。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兴衰顺序,是当今任何文学共同的局面,但是,在海外序列间距更长。

散文与短篇小说的兴旺，与报纸副刊和网站大有关系：在屏幕上读长篇小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一般网站把小说分成许多章节分开刊登。即使如此，读一部长篇依然很不容易。网络有各种好处，但是更加剧了短促特征。

几乎没有一个海外文化人不在散文上一试身手。有些人，在国内时，就是杰出的文体家，在海外，他们的艺术更为杰出。可惜，海外散文的特色，很少看到总结。往往是那些没有任何文学意图，也少文学价值的“报告文学”，被包装炒作，获得核心区读者的注意。

因此，我们编这套书，心目中的读者，是那些不满足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或是“9·11婚礼”的人。

现在我写这几句话，正气凛然。当初起编这套丛书的念头，却只是想介绍一些好作家。“逢人说项斯”，是我一生难改的旧习。读到一个好作家，就想让人人分享。尤其是寓居海外的作家，国内同胞有意无意忽视，“茶凉主义”，似为人情之常。所以我只能有意多谈谈海外文学。

欧美另类艺术界持久不散的先锋色彩，无可避免会对作家产生影响：破裂和模糊，似乎是作品本体性的存在方式——没有任何整合力量，既没有生活的细节“真实”，也没有价值观的任何合一。不管海外作家个人风格有多少差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几乎无一例外苦于精神价值上的两难之境：中国文化与异国生活之间，物质求新与精神恋旧之间的尖锐冲突，使生存的异化，转化为灵魂的异化。

海外作家的确缺乏在国内时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没有强烈的济世精神。他们不可能自我脱离到历史之外，只要他们仍然在汉语中开掘，他们就是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但是，

如果他们也是历史(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一部分,这个历史的具体进程离他们太远,很难有参与感。海外作家的心路历程,可能是悬崖边上的舞蹈。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格分裂是海外作家的命运:他们离开了中国,却没有能够离开中国文化,他们无法再全身心献给语言艺术,却又更加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

这样的生存境况,不是很值得羡慕。但是写作完全没有实际目的,哲人认为这是艺术的本来面目。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海外中文作家,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境地?

2003.12.11于伦敦

万之是八十年代初《今天》最早的小说家，与史铁生，刘自力，同为《今天》小说三杰。这三个人气质都是孤标独立，只是史铁生更加内向自省，刘自力偏向虚渺幽玄，而万之的作品更有黑格尔式的精神历史痕迹。当时他们的起跑线远远超出也正在开始的同时代人。《今天》派后来在诗歌上掀起大浪大潮，至今余波振荡。《今天》的小说没有单成一派，或许是历史的偶然，或许小说本来就是更个人化的事业。

不成熟的果子也是果子

在我曾经任教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楼下的花园里,有很多株苹果树和梨树,一到夏天,就会结出很多果子,满树沉甸甸的,很有生气的样子。不过,也许是因为没有人养护修剪,或者是因为气候寒冷缺乏阳光,这些果子似乎永远长不大,永远也不会成熟,到了秋天,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还是那么点个子,还是那么生涩青酸,因此很少有人会想到去摘来吃,只有我这个文化革命下过乡当过农民挨过饿的“土鬼子”,看着果子没人吃怪可惜的,有时会下楼去用木棒敲几个下来尝尝,好像是为了忆苦思甜。等到刮过几场秋风,下过几场秋雨,果子就落了满地,最后都腐烂在那里。

看着那些落在地上的果子,我常常联想到我自己的小说。

我写小说的历史应该说是很长了,从一九七九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瓷象》开始,已经有二十多年,然而至今我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并非没有过这样的机会,也早有朋友建议我把自己已经发表的小说结集出版,但我一直都没有动心。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的小说作品还不够分量,还不很成熟,差不多也都像是这种永远长不大永远生涩青酸的果子。即使有些作品偶尔得以在一些文学刊物发表,其实也都没达到我自己满意自己觉得成熟的程度。它们能够发表往往是因为那些文学杂志缺少好小说稿,只好拿我的不成熟的作品来充数,就像青黄不接没有熟果可吃的季节里生涩青酸的果子也能上市一样。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这些作品发表以后往往没有什么读者和批评家给以热烈的回应。没有多少人会喜欢品尝不成熟的生涩的果子。于是这些作品大都是无声无息被人遗忘了,就像落在地上的果子那样腐烂着。它们绝对不是那种能够“不朽”的艺术作品,我自己也不觉得它们值得再收拾起来收藏,再编成集子出版。那么,连自己都不收藏的东西,再找出来让别人品尝就更不好意思了。对我来说,收获的季节早已过去了。现在的文学市场上,有的是来自各地的珍奇果品,谁还要捡食这种生涩青酸的果子呢?

那么,现在我又有什么样的理由,要把这些小说结集出版呢?

理由大概是很多的,比如这次为我策划出版这个小说集的赵毅衡和虹影是多年老友,我不好意思驳他们的大面子;比如经济拮据阮囊羞涩而又没有别的赚钱的本事,突然发现

这些不成熟的旧作也能换来一些稿费“贴补家用”(阿城语),那自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再比如自己不可避免地老去了,已经日薄西山,不免有了给自己的一生总结总结的愿望,而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一种惆怅:一生其实碌碌无为,那些自以为春风得意的事情,都已经一去不复返,就像果树曾有花团锦簇果实累累的时候,却无可奈何花落去,果落地,繁荣的景象都成为过眼烟云。要问我的人生到底留下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恐怕是什么都没有。如果硬要找些个人成就来安慰自己,那么对我来说,剩下的还能抓得住的属于自己的东西,除了一二篇学术性的文字,再就是这些小说了。本来都是些小作品,都是些不成熟的果子,大多还落在地上腐烂掉了,然而,不成熟的果子也算是果子吧,至少总算是自己有过的一份劳作。这已经是我一生不可再多得的收获了,如果现在能捡拾若干还没有腐烂的果子风干收藏,倒也不失为一种可以留给我的孩子的纪念,或是一笔精神遗产。

还有一条理由其实是:当我说这些小说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不光是说这些作品是我写出来的,其实还包含了一个更重要的意思,那就是说这些作品中多少熔铸进了一些我自己的个性,而个性实在是文学最宝贵最不可或缺的价值。在我看来,当代中文文学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作品只具共性而缺乏个性,因此它们很容易被批评家贴上一些标签,比如所谓“伤痕文学”或者“改革文学”,如此等等。因为缺少个性,它们常常只表现一时的潮流,只具有一些时代的意义,一旦这个潮流或者时代结束,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微乎其微了。而我稍可安慰自己的是,我这些老作品,过了多少年,还

是能读出一些只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从中我能辨认出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的语言,我自己的叙述方式和风格印记,而这些东西我在别人的作品里还没有看到。

换句话说,虽然这些作品还是不成熟的果子,但它们毕竟是我自己栽培的一个独特品种,是别人的花果山上可能没有的东西,因此可能有些独特的味道,可能有些保留的价值。尤其对于那些吃腻了香熟瓜果的人来说,偶尔咬上一口尝尝我的生酸青涩的果子,大概还是有点意思。

这大概才是我终于出版目前这个集子的全部意义所在。

万 之

二〇〇一年五月

▶▶ 自序：不成熟的果子也是果子001

▶ 雪雨交加之间001

006 开阔地

▶ 噩耗012

017 自鸣钟下

▶ 城市之光024

034 第一个字母——C

▶ 远方——雪040

058 网中的夕阳

▶ 《鸽子的葬礼》及其他062

074穿风衣的女人

▶归路迢迢091

111大儿马

——留给儿子们的故事之X

▶十三岁的足球154

雪雨交加之间

我好像记得这里是有一个夜班汽车站的。对，对，就是那个女人站着的地方，那盏昏暗的路灯下面。我慢慢地走过去，向她打听。

“不，不知道！你别问我！”她抬起头，惊恐地瞧着我，口气很生硬。谁知道她怎么会这么大火气呢。哦，的确，风在呼啸，夜很黑，马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她又是一个女人。我苦笑了。那么车站在哪儿呢？该死的地方，连个站牌都没有，我只记得夜班车经过这里。

一定是在这儿。我应该聪明一点。这个女人不会平白无故地站在这里，她一定也是在等夜班车。我也应该站在这里。让她去发怒，或者害怕吧，反正我是

不会伤害她的。

她离我远远地站着。隔着路灯，我们的影子各奔东西。

已经是深秋了，枯叶用沙哑的嗓子唱着歌滚过路面。天气真冷，也许是要下雨，或者下雪，风是湿的，寒意逼人，让人感到衣服的单薄。夜幕一片漆黑，吞食着路灯的光，使它们变得微弱无力。

我倒是带着一把雨伞，不是有先见之明，而是由于一种出门时的习惯。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样的深夜外出了，尤其是一个人。黑夜，把人们留在家里，给人们一个温暖的窝，给人们幸福和爱。那么，我要到哪儿去呢。我无家可留，也无家可归。我出门，大概也是为了去寻找幸福和爱。

路的尽头，仍然没有夜班车的影子。司机大概在炉边烤火吧。唔，美妙的火，温馨的火。在这样的深夜里，还有一点酒。可是我什么也没有。我的衣袋空空。我只带着我的雨伞。

总站着觉得冷，又无聊，我开始来回踱步。走十步，再往回走。每走一个来回，就抬头向路的尽头望一番。但每次都让我失望。于是我改变了次数，走两个来回才抬头观望。还是没有。“这次不看了。走三个来回再看，那么汽车一定会来……”但是，仍然没有动静。延长到五个来回，十个来回，还是没有动静。多么有趣。我的生活就是如此。心中暗存着某种希望，我在生活的道路上来回踱步。起先，大概也是走十来步就抬头看一看，希望着某种希望的出现。渐渐地，也拉长了抬头的时时间，渐渐地，也不再抬头看，只知道默默地踱步了。

但我的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我相信希望总会来的。就像这夜班车一样，它总会来把你带走。那趟车上有一个位置是你的。在心理上，它早已就是你的了。不管车现在行进

到什么地方,还有多远,它在向你驶来。生活也是如此。那些未获得爱的人,总有希望去爱和被爱。那爱你和被你爱的人,是早已存在了的。那个人正在向你走近,不管他或她现在已经走到哪里,还有多远。

哦,来了。路的尽头,闪现了车灯的光束。很快,它就会到我们面前了。可是,遗憾得很,是辆运货的卡车。司机旁若无人,风驰电掣地开了过去。

我失望了,而我听见她也失望地叹了口气。

风仍在起劲地刮着。一丝冰凉的东西飘过我的脸颊。是下雨了。雨从漆黑的夜空中沙沙嚷嚷飘忽而下,在昏暗的灯影里划过一道道光亮,还仿佛夹杂着雪花。这是深秋时节。

我撑开我的伞,把那些闯进来的小东西挡在外面。我看见她,那个不可侵犯的女人,狼狈地站在雨中。哈,她没有带伞。

我不能旁若无人。但我想到她那张恼怒的脸,那种生硬的口气。人为什么这样不互相信任呢?难道人与人之间只存在不信任?只存在恐惧和防范?

但我不能旁若无人。这里没有避雨的地方,只有光秃秃的电线杆子、凋零的树和没有遮掩的矮墙。在茫茫的海上,你不可能看一个人被风浪卷走而自己乘船远去。我宁愿把我的雨伞让给她。

“不,不用,”她把我递过去的伞推开了,口气还很坚决,可她的声音分明冻得发颤。她的样子很年轻,穿着也很大方,却又那么害怕生人。我真想问,你怕什么呢?就因为这是一个雪雨交加的夜晚吗?

“我不能看着一个人淋雨,伞还是给你用吧!”